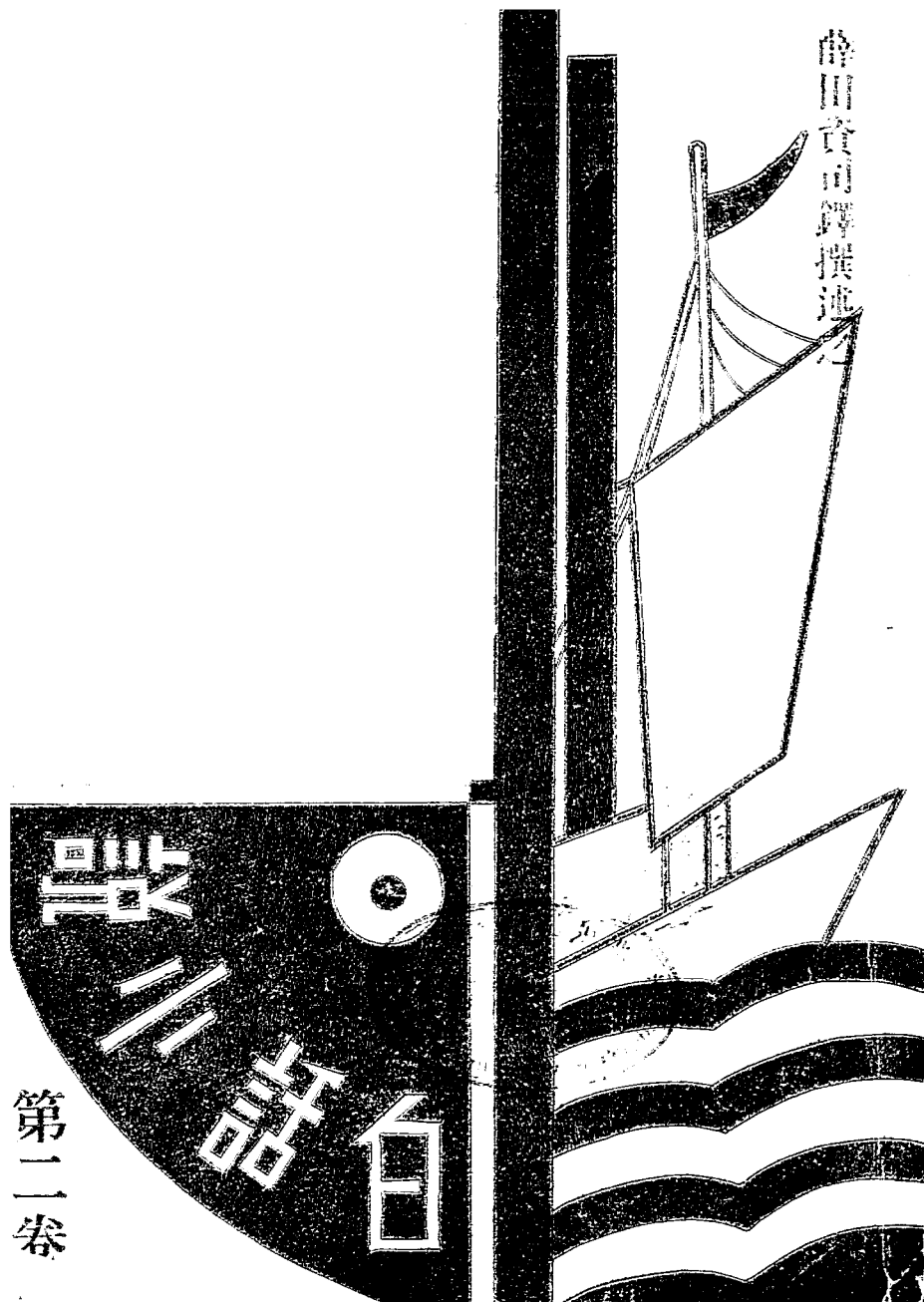


靜山會館鐫撰述



第二卷

Collectio narrationum

P. G. M. STENZ SVD.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四年

第二次出版

黑 太 子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NIHIL OBSTAT

P. Henr. Kappenberg SVD.
Libr. Censor.

IMPRIMI POTEST

P. Theod. Schu SVD.
Superior regionalis.

IMPRIMATUR

Yenchowfu, die 18. Jan. 1934

† A. Henninghaus SVD.
Vic. Apost. de Yenchowfu.

013827

黑太子

第一章

梯治那玻里城，有一王宮。王子名叫雷瑪，也是印度國王。他位尊貴的拉迦。（印度稱王子曰拉迦）在位已是多年，膝下猶無太子。那拉迦盼的如農人盼雨的一般。在他們所信的婆羅門神廟中，燒香許願，後來也竟得了一位太子。取名亞龍剛。久旱逢甘霖，拉迦喜悅，自是不消說得了。事有湊巧。這太子長到十歲上，得了一場重病。拉迦心煩慮亂。命那些宮使們，請醫生，搬大夫，煎湯取藥，實指望太子的病魔漸漸退去。不料想無論什麼藥，皆不投症。太子的病，依舊是一日重似一日。那面上的神色，也與

從前大不相同，真是面白如紙，骨瘦如柴，眼看就是凶多吉少。
·拉迦看太子發熱，就吩咐那些伺候病的宮使們，給太子打扇。
宮使聞言，那敢怠慢。一個個手執芭蕉扇，圍着太子，搨個不住。
·可是太子身上的熱，依然燒的如火炭一般，絲毫不見輕減。拉迦坐在病牀旁邊，看那太子的雙眼，已是不能轉動。在那皺眉蹙額的面上，現出來一副慘苦可怕的神情。一線生命，正在若斷若續的時候，便伸手將太子火熱般的手緊緊握住，口中唧唧噥噥，祈求他那婆羅門神，叫太子病好。到底也不見一點效驗。這時候太子的脈息，已是越跳越細，一時不如一時。所有印度的那些名醫僧衆，都想太子的命，必定要絕於這夜裏了。拉迦在一旁正自

神傷，忽然跑來一個宮使，足不停步，直走到拉迦跟前，雙膝跪下說道：稟主子；現有捕蛇的人在宮外候旨。拉迦聞言，將二目向上一番，尋思了一會，忽然如大夢初醒。連忙說：命他們進宮看症。宮使領命，如飛而去。不多一時，捕蛇人進了宮。先恭恭敬敬的向拉迦行了面君之禮。拉迦說道：我兒現得重病，不知是何魔作祟，我已經求神許愿，也請了醫生們看過多次，到底沒去絲毫之病。聞聽人言，太子的病，是毒蛇作怪。你們素慣捕蛇，可將此毒蛇捉去，太子的病，如果好了，我自有重賞。兩個捕蛇的一聽拉迦之言，應道：遵旨。可是太子的病，本不是一次來的，也不能一次就除盡，總要慢慢治療。主子可先用黃金牛乳，祭

過蛇神，我們好設法治這個病。不知主子意下如何。那時病房裏站着幾位印度醫生，聽那捕蛇的所說，一個個大加疑惑。暗想他們頂神弄術的人，無非想騙取幾個酒錢，他們的生路，就是靠着那些迷信的鄉愚無知之輩。他們的本領，就是說謊話騙人。他們如何能治了病呢？想到這裏，便都瞪着眼直看着他們。那拉迦本來愛子心切。就如俗語說的病重亂求醫一般。聽了捕蛇的所言，也不辨虛實。就給了他們一布袋金子，又吩咐宮使們給蛇神備乳。不多一時，宮使用金碗盛了牛乳，端給那捕蛇的人。他們接過牛乳，就坐在地毯上，將他那盛毒蛇的筐子。放在面前，又輕輕的吹了幾聲笛。筐中毒蛇一聽笛聲，將頭伸在筐子外邊，四下裏

看了一遭。就將頭伸在乳碗裏用舌頭食起乳來，後來又爬在碗裏，將乳吃了個淨盡，便盤起尾巴坐在那裏，聽那笛聲。這時衆人都眼睜睜的看這毒蛇。忽然聽着大喊一聲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躺臥在病牀上的亞龍剛太子。衆人纔大爲吃驚。看那太子二目圓睜，直瞪着那毒蛇，四肢抖擻個不住。拉迦也嚇得跌倒了，連忙的又到病牀前邊，安慰那太子。正自安慰着，忽然太子將眼一瞪，向捕蛇的叫道：你們做什麼呢？捕蛇人一看太子的臉上帶着怒容，又見他嚇得渾身戰慄。就向太子作了個手勢，不叫他做聲。又用力吹了一番笛，毒蛇便蜿蜒不已。太子於是又大喊一聲，暈厥過去。四肢戰慄，猶如篩糠一般。那毒蛇聽見太子這一喊。也

就害了怕，連忙盤在那裏。捕蛇人弄個臉紅脖子粗，跑到病牀前邊，跪在塵埃。這時拉迦怒不可遏，飛起一脚，將毒蛇踢向屋角。
·喝那捕蛇人道：好哇！我命你們與太子治病，倒反被你們治死。
·你們這些巨騙，快滾出去，稍停一刻，就打你們一頓皮鞭。宮使見拉迦發怒，就要上前捉拿這捕蛇人。二人看情勢不好，急忙拾起金碗，和那一袋黃金，又用手緊捉蛇尾，舞將起來。嚇得宮使們不敢近前。二人纔出宮而去。且說太子本未嚇死，不過一時失了知覺。捕蛇人甫出宮門。他便漸漸甦醒過來，喘息不止的閉着目仰在牀上。那拉迦原盼望這兩個人將太子病症治好。一見如此，心中益發難受，不由的深深嘆了一口氣。旁邊有個醫生，鬚

髮如銀，面色仁厚。看見拉迦發愁，忙走至牀前，候了太子的脈。又向拉迦說道：主公，若欲保全太子的性命。我看必須請一位天主教神父。他們不惟不懼毒蛇，且是有專除毒蛇的奧妙方法。在我們印度的神父們，從未受過毒蛇咬噬，全印度之人，誰不知曉。主公萬勿疑慮不決。拉迦聞言驚訝道：怎麼着？我看你也是婆羅門教徒。爲何教我們求助於教敵呢？我果然這樣不誠篤。婆羅門豈不罰我。此計似乎有些不妥吧！醫生道：主公差矣；這世界上，最惡的魔鬼。無過於蛇。他纔是婆羅門死仇讐哩！至於那善除惡魔毒蛇的神父們，不是仇讐。如今我獻一計，從速請一位神父來，解救太子的性命。不然，倘有疎虞，悔之晚矣。拉迦道：

既然如此，就依汝計。說罷，就吩咐衆人，快請神父。過了半小時，方濟格神父來到，拉迦迎接神父進了病房。一面打量神父，見神父像貌真個非凡。按着聖教會神職班在印度的束裝：身穿大白衣，胸前懸苦像，舉止莊重，語言和藹，令人不由的肅然起敬。拉迦雖然是個外教國王，心中也甚爲稱讚，便重新向神父施禮。神父也以禮相還，方纔分賓主落坐。這時拉迦向病牀看了一眼，就和神父說道：神父我兒爲蛇妖毒死，這些僧衆醫生，都不能治。聞說神父善治毒蛇，所以求神父驅除蛇妖，以救我兒性命。說畢，就用手遮了臉暗自流淚。神父聽拉迦之言，心中也很難過。遂說道：賢王勿憂。我求造天地萬物的主宰，法是他降福的。也

求他賞給這孩子一條命吧！拉迦道：神父要什麼酬謝呢？神父道：無論什麼酬謝，我絲毫不要。因為天主由潔淨的恩典，選我作他的僕人，賞給我除治惡魔的權能。又吩咐我將這無報酬得來的權能，依然無報酬施給衆人。如今我給你一個方法。這個方法。從前達尼爾先知也曾給過外教的那布各王。就是哀矜貧苦。宮門外邊那些窮困無告之人，你賙濟他幾個錢，無衣的給件衣服，受餓的給點食物。這樣也許天主因你待人仁慈，他也仁慈待你。拉迦聞聽神父之言，心中又是驚異，又是欽佩。呆着臉看了神父一會，就吩咐宮使們，所有宮門外的窮苦人，每人給幾升米，幾件衣服，一塊銀錢。宮使們應命去訖。拉迦又求神父給太子預備藥

方·神父問道：你信天主能治好兒子的病麼？拉迦沉吟了一會·又用手指着那位老醫生·向神父說道：這是我這位朋友向我說的·他萬不哄弄我·所以我信能教我兒病愈·神父道：你既有信心·萬事皆能滿意·說畢，就跪在太子身旁·將領帶圍上，又將領帶頭搭在太子頭上·給他作了個十字聖號·就用印度語祈求天主說：吾主，你的手一觸病人，病都立時好了·你看這個病孩子，你付與他的靈魂·業經用苦難磨煉淨了·如今求你用你的仁慈解救了吧！因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亞們·以後又念了一篇若望聖經，隨即降福他·那拉迦在一旁·也跪在地上·依神父的榜樣，畫了個十字，又向那些宮使僧徒醫生們，使了個眼色，他們也都悄悄

的跪倒。專聽着神父吩咐。及至神父念完了經。太子忽然睜開雙眼，看見一位仁慈和藹的神父，跪在自己身旁，心中甚爲驚異，便握住神父的手，勉強抬起頭來，親了一親。衆人見此光景。也都感念神父的慈心。神父命宮使取來清水及鹽，降福了，就將鹽放在水裏，給太子喝了。又用聖水洒了床及屋子。方纔洒完，一看太子已是安安穩穩的睡了。卽時就告訴拉迦，命這些僧徒等人輕輕離開病房。拉迦此時也眼含着淚，拉着神父的手，到旁面一座屋中。向神父說道：人都說公教神父，善能驅除惡魔。初時我還不甚相信，如今是親眼得見，可知名下無虛。果然我兒自此痊愈。你無論向我有何要求，我是必然報命。神父道：我先時已經

說過。任何酬報，皆不敢領。但是我祇有一個條件；就是將來你兒子痊愈之後，他該感謝那令他病愈的天主。那時你不可阻擋，拉迦道：你莫非要他入教嗎？神父道：我並非要他入教，祇要他感謝天主。拉迦道：這樣可以遵命。他也應該感謝天主。他亦可爲天主修一座堂。若是他願意認識天主，我亦不禁止他。但有一層；他將來還該承襲王位，萬不可令他入教。神父道：照此說來。你是許你兒子認識天主的了！拉迦道：我許的。神父道：既然如此。我就求天主。賞賜他認識天主的願力。你這個許可，就作爲給我的工值吧！說畢，就告辭回堂。到了堂中。將所有的小學生喚至身旁。將以往之事迹說一遍，又教他們祈求天主，賞賜這外

教的太子回頭。也能認識愛慕事奉天主。這些孩子久從神父上學，素日便異常熱心。此時聞聽神父之言。一個個都跑了。也有在聖體臺前的，也有到聖母像前的。一齊祈求教太子病愈，指引他回頭敬主。這且不表。到了次日清晨。宮中又派人來請神父。神父立刻前往。在路途之間。問隨行的宮使道：太子病勢如何。宮使答道：太子之病不大離全好啦！身體已不作熱。夜間睡眠。亦甚安適。方纔睡醒。就問神父在那裏。所以我們拉迦命我來請神父。若看太子雙眼那樣有精神。必不致再有性命之虞。少時神父見面。便知分曉。談話之間。來至王宮。拉迦早迎接出來。問過早安。就感謝神父道：多謝神父，我兒已大見好了！請來看看罷。

！說着便挽了神父的手，進入病房。這時太子正在牀上坐着。一見神父進來，便笑容可掬的握住神父的手，說道：神父，你從毒蛇手裏救我一命，如今我好了！多謝你的大恩。神父降福他道：你那病不是我治好的，是全能的天主治好的。我實不敢當你一謝。神父又問拉迦病人已否進膳。拉迦道：未聞神父之命，故尙未與之食。神父吩咐與太子備飯，不多一時，將飯備妥。神父降福了。遞與太子。太子用畢，越發長了精神。拉迦又求神父降福別的食物，以備太子食用。神父道：不必如此，但用聖水洒在飯上，令太子食用，就無妨害。拉迦遵命而行，過了數日，亞龍太子病已就痊，也在院中玩耍，有時歡呼，有時唱歌。拉迦見兒子病

愈。自是歡喜無限。又想起許給神父的句話。就暗自說道：兒子病雖全愈。但望他勿此時就要去認識天主纔好咧！

第二章

且說方濟格神父。自從治好太子亞龍剛的病。看太子品格端方。心地純正。此次之病。又蒙天主全能。得慶更生。或者是天主特別揀選的。這時有這個機會。就該引他回頭。故此太子雖已復元。仍然常到王宮走走。太子每見神父來了，便如飛的迎上去，請到屋中。神父降福了亞龍剛。以後便與他講論些，歐洲故事。有時也說些歐洲的風土人情。譬如說歐洲的人，平常都是騎馬。不同印度地方，人皆騎牛。又說，在歐洲那裏，到冬天人可在水上

行走・觀看・你想到冬令時候，天寒地凍，水結爲冰，人在冰上走，也就是在水上走・這有什麼希奇的呢？可是你們該知道・印度這個地方，正在熱帶上・一年四季過炎夏，那水能結冰・就是他們印度人做夢想不到的事了・那時拉迦在一旁・聽神父所說的甚有趣味，很能令兒子添些智識，心中也十分歡喜・但時常想道・若神父果然是天主的人・天主一定允他的祈求・默啟我這兒子・教他祈求天主・降福我父子二人・想到這裏・又怕神父暗自教兒子向自己求着認識天主・所以無論如何，總不教兒子單獨同神父談話・有一天神父又在宮中，講述那些西洋的故事・拉迦看見亞龍目瞪口呆・聽的出神・就猛喊一聲道：我兒，我明日要爲

你病愈。開一個慶賀。你最願意做那一件事呢？給我說。我一定許你。你究竟願意何事。說與我吧！拉迦心中，本是因着亞龍剛常聽西洋的故事，必然願意到歐洲游玩；但是游歷歐洲，拉迦也久有此意，所以滿心盼望亞龍剛向他作此要求。你道那亞龍剛是怎樣呢？他一聽父親之言，便鼓掌大笑的向拉迦道：父親，我如今求你教我隨這位神父去吧！我聽宮使們說來，神父有一所大房子，一些好看的像，還有一個園子，無數的孩童在那裏玩耍，也學些歐西的學問技藝。我願意也住在神父那裏，和他學些學問，將來也能與這神父有一樣的能爲。說到這裏，就住了口，看他父親，一言也不發。兩隻眼直瞧着自己，猶如有心事的一般。便又

呼道：父親，你說無論求你那件事，你都許可。我祇求這件事，你許我罷！拉迦道，我許的，自然不能不算。你既非去不可，就……可是你願意離開父母姐姐嗎？你全不想想，你去了我怎樣悶呢？亞龍剛聽罷父親之言，連忙跑進近前來，用雙手抱住父親的腿，嬌滴滴說道：父親，每主日我來看你，將我所學的都說給你，那時你便喜悅了。拉迦聽到此處，將亞龍剛往懷中用力一摟，說道：好孩子，我教你去就是了。你去告訴你母親姐姐給你預備一切。就說我已拿定主意啦！亞龍剛喜的雀躍而去。拉迦見兒子已去，轉過身來，向神父說道：神父我將我的愛子，交給神父了！神父萬勿許他習於不善。總以教他敦品勵行纔是。神父答道

：請放寬心吧！教人行善避惡，乃我分所應爲。拉迦又道：神父能許我不強迫我兒子入教嗎？若能應允我這個要求，我就將兒子託給神父。神父道：令郎在我處，一切全聽其自主。他願學的課程我纔教他學哩！但有一層，他若願學我教裏的道理，及那些禮節，我也不能不教授他；然而天主乃萬民的大父母，他可不能將堂門鎖了，不許我們進堂。拉迦道：這就是了。既然如此。神父可以明天接他去，隨神父學習那些歐西的學技術藝。一切還須神父費心。但是神父能許他每主日歸省一次麼？神父道：莫說每主日一次，就是每日一次，也無不可。祇要他願意回來，任是什麼時候，皆可回來的。拉迦道：這樣我更感謝不盡了。我看我兒求

我這件事，到很令我歡喜，倘若他要求我到歐洲游歷，歐洲天氣寒冷，神父是知道的，果然去了！還與他的健康不甚相宜哩！神父看這一家異教人，因着一個孩子有病，就蒙天主洪恩，使他病症全愈，又蒙天主賞賜這孩子認識天主的願力。一家人因着這孩子將來也許得露天主的降福。這事豈不奧妙嗎？想到這裏，心中不住的讚美天主。如今且按下神父心中之言。單說拉迦和神父談論多時，神父告辭回到堂裏。將衆學生一齊喚至近前。說道：你們祈禱的還好，你們猜一猜。那小亞龍剛明日如何呢？就有幾個孩子呼道：奉教！奉教！神父道：那能這樣快呢？可是你們祇要懇切求天主，將來總有那麼一天。我給你們說吧！他明日到我們

學校裏上學，同你們做學友好不好呢？大衆一聽，一個個喜的心花怒開，手舞足蹈，歡呼不住。神父等他們的興致漸漸平安。纔又說道：諸生注意吧！明日亞龍剛來到我們這裏，你們應該和氣待他。你們該知道他還是個外教的孩童，公教的事，還絲毫不懂。他若行異端敬邪神的時候，不許你們恥笑他，也不許輕看他。他自幼生在外教裏，異端本來免不了的。你們一恥笑他，他心中一定不舒服，也許他從此怕了我們聖教會，豈不是很不好嗎？你們到可以常引導他。倘若他問這堂裏屋裏這些聖像聖物的時候，你們就按着教理問答的話，遂句的回答。他難領悟的地方，仔細講與他聽。更要緊的；就是用祈禱的善功；在天主前爲他多立功勞。

，求天主賞他回頭，許他入教。一方面你們也各自謹飭，敦勵言行，以身作則。好教他以你們爲模範。你們要牢記在心，時刻勿忘。大衆一個個點頭答應。神父又說道：他年已十歲。明天來到教他入中學班罷！你們也各自回去，將一切什物安排齊整，領備明日接待亞龍剛。方總說完。就有一人大聲呼道：妙啊！他同我在一班裏。神父一看。原來是棕色面皮目光如炬的栢多祿。便含着笑用食指向他一指。這些人就如散了羣的麻雀一般，飛風的跑去。有的便跑到自習室裏，因怕將來自習室裏，就忙整理書籍文具。有的就跑到園子裏，採些鮮花，預備粧飾亞龍剛的新屋。有的用厚紙裱成屏幅，挂在亞龍剛屋中。那屏幅上面，畫着

些花卉，還有五個字是歡迎亞龍剛。大衆又爲這名字，紛紛唧唧爭論不已。也有嫌這亞龍剛三字，不便呼喚的，也有說這三字不受聽的，也有說是魔鬼名稱的。這時柏多祿在一旁悶着一言不發。原來他要尋找幾張聖像，送與亞龍剛。但是尋來尋去，皆都殘破不完。心中正自不舒服，誰知有一個名喚約瑟的學友，看見他那些殘破的聖像，就破口大呼道：都來看叻，柏多祿將聖像都致命了。大衆又拍手鼓掌大笑了一陣。笑的柏多祿羞惱成怒，上去就要和約瑟廝打。正在這個工夫，方濟格神父一步進來。約瑟急忙退回本位。柏多祿羞慚的臉泛紅霞，低了頭一聲不做。神父見此光景，已有八分明白。便來至柏多祿身旁，低聲說道：柏多祿你

做什麼了！柏多祿眼看着那些殘破聖像，含羞帶媿的答道：神父，我因為願意將來同亞龍剛做個好友，所以預備找幾張聖像送他，誰知這些聖像都殘缺不全了！神父道：固然不錯，但是這個時候你不可給他聖像，因為他還不懂聖像的意思。倘若他將聖像視如邪神一樣，反更不好。我給你說一件事吧！將這個聖水盂送給他最好，他的病就是用聖水治好，你也可以將聖水的意思講述給他。柏多祿聞聽此言，立刻拿了聖水盂，如飛的奔至亞龍剛屋中。剛剛將聖水盂掛在牆壁。神父也到這屋子來了！就將柏多祿喚至近前說道拉伯多祿我看你真是亞龍剛的好朋友。可是你若與他交游，想教他得些益處，你該先將你那狂野性子去了，總不許

你再和同學們廝打，也不許戲弄他們。平日裏聽命，要安詳，要勤學。給你那新朋友作個好模範。你能願意爲救他靈魂的緣故，許我這句話嗎？伯多祿連聲答道：我許神父這句話，總不食言。神父聽他說畢。心中就暗求天主改變他的野性。又用手在他眉頭上作了一個十字聖號。伯多祿便回去了。衆學生一見伯多祿回來，一個個面帶譏諷的直看着他。將個伯多祿看得很不耐煩，便自誇起來說道：你們就光譏諷罷！我雖然也沒給他製一幅屏，畫一張畫，也沒給他製一個花圈，到底我給了他一樣極好的物件。衆人聞言，便異口同聲的喊道：走哇看看到底是樣什麼物件。說着就一齊飛奔到亞龍剛屋中觀看。原來是個象牙製成的聖水盂。旁邊

還嵌着些珠寶螺鈿，果然稱得起極好。大眾看了，便含着妬意，回到自習室，就向伯多祿道：『你不要自誇，這是神父教給你的，不然，你想不到這樣物件。』伯多祿道：『不錯，原是神父教的。我告訴你們吧！我現在改了脾氣了！以後無論何事，凡是神父說與我的，我皆如命而行。』衆人聞言，一個個目瞪口呆直看着伯多祿，方欲問其緣由。忽聽時鐘已報三點，也無暇再問。連忙將書籍器排放妥當，各自就寢。次日便是亞龍剛入校之期，清晨起來大眾便都穿着齊整，預備歡迎亞龍剛，這且不表。單說王宮以內，是日大排筵宴，請到許多的文武官員皇親國戚；一則慶賀太子病愈，二則與他餞別酒席筵前。拉迦將太子隨神父求學的事向衆賓

說了一遍。衆人一聽，大爲驚異。有的便出言勸阻。拉迦道：此乃婆羅門的意思，現已勢在必行。衆人看此光景，知木已成舟，說也無益，便都默默不語。此時亞龍剛太子在一旁急得抓耳撓腮，恨不能一步到了學堂。那種不耐煩的神色，拉迦早已看透，便向他使了個眼色，他便即時跳起來對母后行禮告別，轉過身來，又向衆賓說了一聲再見。就攜着拉迦的手離席而去。原來拉迦宮中供着一個邪神，名曰拉瓦那。這時拉迦領着太子到那供邪神的室中。亞龍剛看這神像，像貌凶惡，有十一顆頭顱，二十隻臂膊，周圍燈燭輝煌，到也很壯觀瞻。看罷就隨從拉迦行禮。拉迦又在神像手中取過一條白絨繩，從亞龍剛右肩絆過去，在左腋下結了一個

扣就說道：我兒你帶着這個聖繩吧！這是我們婆羅門教徒的記號，也是你信仰的表示。你如今到天主教學校求學，總要學那有益的科學，萬勿聽他們教會的道理。他們若教你朝拜十字架，你切不可辦。不然，你必招禍患，我兒務要記下。亞龍剛聽父親之言，絲毫不懂，也不知道爲着什麼該躲避這些事，便一聲不做，瞪了眼直看着父親。拉迦看他的神色，纔想到兒子年事太幼，還不能懂透他的勸言。就含笑說道：你不用又驚又怕的直看着我，我告訴你說罷！祇要你不入天主教，別的事都不關緊要。說畢，便帶領亞龍剛出來，在宮門外上了御象，後面跟着一羣宮使，攜着太子應用的什物，直奔天主堂而來。行不多時，到了天主堂門首

，那些小學生全在堂門以內等候，一見拉迦父子係到，便異口同聲的歡呼起來，及至拉迦父子下了御象，方濟格神父就出來迎接拉迦。這時候衆學生又將亞龍剛團團的圍了一圈。向他問過好。神父纔引導拉迦到花園幕下落坐，學生便在一旁奏樂唱歌，作歡迎的表示。亞龍剛一聞樂聲，站起來與拉迦附耳說道：你說與神父也教給我音樂吧！正說之間，看那些學生們在園中蹴球，心花怒發。一時按捺不住，跑到他們裏頭同他們遊戲了一番差不多也與衆學生全都熟識了。拉迦看兒這樣高興，心中也自歡喜，又同神父談論了幾句，便告辭出來，跨象回宮不提。單說亞龍剛在堂中玩耍了一日。到了晚間，便覺疲勞，神父將他領至他的住室。

亞龍剛依然興致勃勃的喊道：神父我這樣有福啊！我這樣有福啊！可是……說至此處，忽而仔細一想，就住了口一聲不做。神父見亞龍剛出言吞吐就問道：你有什麼話呢？若有什麼事令你害怕，你儘管向我說罷！亞龍剛道：神父你果然要教我入教嗎？神父道那個向你說的這話。亞龍剛道：我父親教我戒我的。神父滿面春風的說道：你放心罷！你父親將你送到這裏來，教你常常的公正忠厚，學些學問藝術。我祇贊助你學這些事，其他均由你自己作主。亞龍剛道：神父這些話，我父親也向我說過了。二人談了些工夫，神父降福了亞龍剛，纔出了這所屋子，到了聖堂，跪在聖體臺前祈求天主說：天主耶穌救世之主求你降福這孩童及其父母

，及其全家，並降福你付託與我之諸孩童，令彼等認識愛慕爾，而因此得救，亞們。神父又默想多時，始行歸寢而去。

第三章

且說亞龍剛因日間玩耍疲乏，一覺直至次日清晨。心中迷離愴悅，還當是身在宮中眼還沒瞪開，就呼喚宮使道：薩模，取水來！聽一聽無人應聲，瞪睛看時，纔知身在學校，忍不住自己也笑了。連忙着衣下床，洗了面。方待去問神父早安。猛抬頭見牆上掛着一個精美的水盂，仔細的看了一遍，又尋思一番。總想不到這水盂有何用處，心中甚爲納罕。暗道：父親宮中各屋裏，也有銀盆玉盆盛着水，置放在牆壁之下，一則爲屋中涼爽，二則可供滌

手之用。但是這個水盂這樣小巧，不過僅能容一個手指，雖然工作精緻究竟有何效用。實是令人百思不得一解。又看水盂後面還有一座像，也是用象牙雕成的，身穿司祭服裝，在一個盆內洗手，身後還有一個柱子及一個很美麗的圓屋頂，這又是什麼意思呢？左思右想。正自納悶。那屋門呀的一聲開了。外邊走進方濟格神父。亞龍剛見神父來了，連忙向前問過早安，就問神父這水盂有何用處，這座像表的什麼意思。神父道：水盂內盛的聖水，你前次的病，就是這聖水治好的。我們每日都用聖水，所以毒蛇不能爲害。亞龍剛聽至此處，就由壁上取下聖水盂，將聖水一飲而盡。飲的神父也笑了。亞龍剛見神父發笑，心下甚爲驚訝。就問

道：神父發笑爲何。神父道：我們用聖水，不是這樣用法。用水一滴，點在身上就足了。亞龍剛又問道：這座象牙雕成的像是何人呢？神父道：這件事將來有你一個學友柏多祿給你講解。這個聖水盂也是他贈與你的，他還領着你到各處玩耍，無論何事，他都講說與你聽。亞龍剛道：神父說的這個，就是人稱爲野柏多祿的那個人嗎？神父道：就是他，你已經認識他了麼？亞龍剛道：我們從昨天就成了好朋友了。神父道這樣更好。我們如今早餐去吧！以後我喚他來同你游玩。說畢，便同亞龍剛向餐廳而去。早餐之後有兩個少年朋友在校中散步，時而參觀校室，時而游行操場。這便是亞龍剛和柏多祿二人。亞龍剛看到那裏，問到那裏。

柏多祿也都一一回答。不多一時，那藏書樓，儀器室，健身房，俱皆看過。二人來至音樂室中。亞龍剛一看室中滿列着些樂器。驚喜欲狂。走向前拍了一拍風琴，又將銅箏撥了幾聲。便扭轉頭向柏多祿道：我想學習音樂，你也會弄音樂麼？柏多祿含羞道我不會。神父因我屢次損壞樂器，道我非學習音樂之材。說着二人又出了音樂室。到花園散步，行至園後見許多薔薇玫瑰百合等花，開的十分鮮妍茂盛。有一尊聖母像懷抱耶穌，聳峙於花叢密處。柏多祿就指給亞龍剛。又說道：你看這是天主聖母。亞龍剛道：果然好看，較比我們那些神像強勝萬倍啦！但不知這聖母是誰呢？柏多祿道：他乃因救贖萬民降生爲人的活天主耶穌基利斯

督之母，死後連肉身升了天國，位列於九品天神之右。爲天地之母皇，世人之主保。亞龍剛道：他足下何故有一條蛇呢？他愛喜蛇嗎？柏多祿道：你有所未知。這蛇就是魔鬼。專誘世人犯罪。好教人都跳入地獄裏。你看，聖母將蛇頭踏碎了。若是我們求聖母保護，蛇便不能加害於我們啦！亞龍剛連忙攙言道：我也願意求聖母保護，但是我乃婆羅門教徒不奉天主教，他也能幫助我嗎？柏多祿道：那是自然的，誰求他他便幫助誰。亞龍剛道：據此看來。他比婆羅門又仁慈又有權能了。我們婆羅門除治不了惡蛇，他也不盡人皆助。這樣看聖母實遠出婆羅門之上。……可是我想起一件事來，方纔神父向我說你送我一個聖水盂，我謝謝你。

我還求你給我說那牆上的象牙像是表的什麼意思呢？柏多祿道：那個洗手的人，是從前猶太教的一位司祭。猶太教是我們公教的預像。那時候的司祭在獻祭以前，都先洗手，就如我們公教的人，在祈禱或做事以前用聖水滌除我們靈魂的污穢一樣。你這樣，因聖父聖子聖神之名。吁，天主，因爾聖子之血，滌滅我罪，護我身魂之危險。說着就自己作了一個十字聖號。亞龍剛呼道：你用手畫的什麼？柏多祿道：此乃十字聖號。你看着該這樣做，就拿了亞龍剛的手。在他額上胸前及兩肩上作了一個十字，又說道：你照樣再做一次，話甫出了口。忽聞鐘鳴。便喚亞龍剛道：來罷到上課的時候了。二人便如飛的跑往講室。剛上了樓梯。見神

父已在等候，就跟神父進了講室，神父命二人並肩坐了。亞龍剛更爲心喜。神父於教授之前，先作了十字，念作事前經。柏多祿用足將亞龍剛暗暗的一蹴，低聲說道：亞龍剛你效我所爲。亞龍剛見柏多祿作十字，也自作了一個十字，但一時迷惘，乃用左右二手所作。衆學生見亞龍剛作十字，都竊竊私語道：他既作十字將來必要入教。有的就說這不足爲憑。他是用兩手作的。又一個學生道：你知道什麼呢？正說着，神父向他們一望，他們纔都不作聲了。神父開始講聖經。亞龍剛一二的側耳細聽。到後來聽的出神。簡直如泥塑木雕一般。神父看見，心中添些喜悅不提。且說亞龍剛自入校以來，到上課的時候，便隨班上課，遇休息時間。

便同柏多祿在園中消遣，不覺不知，七曜已周而復始。亞龍剛太子入校，已滿一主日了。拉迦在宮中，想起神父許亞龍剛每主日歸省之言，這日便親乘御象來校。接亞龍剛回宮。亞龍剛聞聽父親來到，歡天喜地的飛奔出來。見了父親一頭撞在懷中，大聲叫道：「噢！父親！我真有福啊！真有福啊！我謝謝你教我到這裏來上學。你知道麼？我已經有十二個好朋友了。——噢！不光十二個。還多哩！差不多所有的同學都和我成了好朋友啦！我愛他們甚於愛我那從兄多布拉。他頭些時還因為我頸項上的珠串比他的好，將我的珠串扯斷，這樣的事，這些同學們從沒做過。他們都待承我好著哩。哎喲，可不得了！我都忘了問好了！父親你好哇！母親

好哇！姐姐們好哇！我的那個小象好哇！我真有福啊！真有福啊！哈哈哈哈哈。拉迦見亞龍剛連說帶笑的鬧了這一陣子。不由的心中好笑。就說道：好孩子，我知道你學會了談話。真好口才，說的這樣快，我都插不上嘴了。亞龍剛道：父親我上班的時候，總不說一句話。每日自八點鐘至十二點鐘。自兩點鐘至四點鐘。自五點鐘至七點鐘，都……拉迦攙言道：還有自晚八點鐘至早八點鐘。說着就笑了。亞龍剛將頭搖着說道：噢，那可不行，我們不許起這麼晚，若真到八點鐘纔起床。就沒得早餐了。方濟格神父常說早起是有福的根。拉迦道：這話極是，我很爲喜歡，可是你給我說還學了什麼？亞龍剛道：算術二二得四。三三得九。四四

一十六，五五二十五……越說越得意，到末後將十個小手指頭一伸說道：十十得一百。拉迦笑道：可了不得了，你比我知道的都多啦！亞龍剛將鼻子一縱道：也比我那糊塗從兄多布拉知道的多。又道，我也學英文啦！就將英文背誦了幾句。拉迦又笑了一會。忽然將臉一沉正色說道：亞龍剛你給我說：他們也教你進堂了嗎！亞龍剛低聲說道：他們不教去。光教那些奉教的人去。可是在門外邊偷聽過了。那些奉教的唱的真好聽，可惜我不懂他們唱的是什麼，唱完了，他們就念經，父親你想有多奇怪，他們求着天國來到世界上，又求每日的乾糧，可是所有的那些比乾糧好的食物，他們一點也不求，這不是件糊塗事嗎？拉迦聽這一篇

話·笑得連腰都直不起來，還沒止住笑·亞龍剛又道：父親你知道麼？他們奉教人都欠無數的債·你從前曾告我說：巴洛達王的債如頭髮那麼多·我想奉教人的債·也不減於巴洛達王·拉迦驚問道：這事你如何得知呢？亞龍剛道：他們奉教人常念經求天主說：「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·」我想他們是求天主代他們還債罷！拉迦一聽，又大笑起來·一面笑着呼道：你住了口吧！我真要笑死了·亞龍剛道：父親你不要笑，他們真是這樣求天主哪！可是我還想起了一件事，這事我總沒向人說過·拉迦道：是你的父親，似乎無用隱瞞·亞龍剛用食指向父親一指說道：你可不許告訴別人·拉迦道：那是自然，究竟什麼事呢？亞龍剛

道：我看他們奉教人都有一種遺傳病。拉迦大吃一驚問道：怎麼着，你說的是你學堂裏有一個傳染病嗎？答道：不光是學堂裏，前兩日我在堂門外竊聽神父講道理。他說他們奉教的人，都有一種遺傳的危險病，他們稱這個病是原罪。喂父親你爲何這樣笑，我這話絲毫不假，他們自己都說有原罪呢？他們一定是將原罪傳給他們的子孫的。亞龍剛一壁廂說：拉迦一壁廂搖着頭笑。亞龍剛心中暗想：一定是自己說了呆話。便羞慚的不做一聲，及至隨拉迦回到宮中。拉迦將亞龍剛所說的重新向衆親友述說一遍。衆人亦是笑不可仰。直羞的亞龍剛無地自容，覺着此次回宮。毫無樂趣，也自此拿定主意，以後凡學校之事，再不向家人談論，免

受奚落。拉迦看亞龍剛於教中之事。糊塗到這步田地，暗想亞龍剛既然如此誤認天主教道理。入教的危險，是可以無庸慮到的。因此也就放了心，看官你道亞龍剛爲何這樣猜思奉教人呢？這全是天主的意思。亞龍剛既然爲講述教中之事，受了誹笑。便於談論宗教學術上特別的注了意。及至日後知道天主教道理的真實美善，懂得了主誠教規。就是家中有人問他，他亦絕口又想到神父及衆學友從未訕笑過自己。回到校內，便越發的愛神父及衆學友了。更加上亞龍剛心地聰明，爲學勤奮。故而進步甚速。既而年終考試。亞龍剛取列最優得了神父的許多恩物。拉迦更加歡悅。自此也抱定宗旨。令兒子專心就學，以待卒業，隄防兒子入教的

心理，也飛到爪哇國去了。且說亞龍剛太子在學校就了幾年學，真個是學術與年齡俱進。知識共時日並增。駐印英提督見亞龍剛人品學術。件件在他人之上。便屢向拉迦稱賀。且預許拉迦，太子卒業，定擢顯職，尤有奇者。亞龍剛不僅學術淵博。且德業日高，道心日固，承認天主教爲眞教，堅信不移，豈非全由天主聖寵嗎？一日亞龍剛求神父許他進堂望彌撒。神父道：我決不攔阻你。但你果欲進堂。當與你父商議。亞龍剛明知若問父親。但是不許，還要迫令自己退學，想到這裏，便未敢向拉迦說知。自己作主進堂聽道理望彌撒。一個外教太子，如今成了個望教的人了。所有道理不甚了然的地方。起初求柏多祿與他講解。以爲

便閱看道理書，自行研究。因此亞龍剛在校，不僅科學藝術，繼長增高，就是道理的進步，也是一日千里。方濟格神父見亞龍剛進步這般快，想到天主賞賜這外教孩童這般大的聖寵，便甚爲驚訝。亞龍剛漸漸於潔淨謙遜聽命諸德，罔不備具，更顯着的便是憐恤孤寡，拯濟貧窮。若一見街頭有乞丐叫化，就飛奔到神父近前。求神父許他行哀矜，所有的財物，恨不得盡數給人，因此神父也有時與他加一限制，有一次他看見一個人在學堂門首，下身圍着一方破布，光頭露頂立於炎日之下。即刻到屋裏取了幾件衣服一頂草帽。穿窗戶擲於那人身旁，你道此人如何呢？他本是校中水夫的兒子，平日篤心奉教。這時看了衣物，就先向亞龍剛伸

謝。拾起衣物奔告於他父親。水夫安貧樂道。不願就此收下，又往見神父。神父一見衣物，已知是亞龍剛所爲。便道：這衣是拉迦的太子給你們的，他如今還沒入教，你們爲他多求天主吧！水夫父子纔攜了衣物而去。亞龍剛在校一住五年。年齡已是十五歲了，聖經已是逐句了解。但因家庭的阻力，未得恭領聖事，心中時常悵悵不樂。一日來至神父室中說道：我如何得領聖洗呢？神父聞言。心中怦然一動。知道與亞龍剛分手的時候來到了。便含淚說道：你欲領聖洗。歸身耶穌，你當與你父親商議。那時候：：說到這裏，便咽住不語。亞龍剛一聞此言。心下亦已明白，便接說道：那時便：：全棄捨了。說完就出去到堂中所求天主不提。

且說神父見亞龍剛去了。暗暗想道，一個貧苦孩童，也可容易領洗，並無絲毫阻力。你呀！身為太子，領洗這般困難，信教自由四字，還要你出重大代價哩。咳！你真可憐哪！但是亞龍剛領洗，何故有您大的阻力呢？原來印度地方，盛行婆羅門教。婆羅門教階級制最嚴。太子乃是貴族。若亞龍剛奉了天主教便失却貴族的身分。於是知道與虛榮，便在亞龍剛心中交戰起來，一連數日。亞龍剛遲疑不決，畢竟天主默啓，忽而有事故發生。

第四章

且說學校之中有一位音樂教員，名叫溫復禮，英國人氏，奉教素篤。又建立一個文生會，專為扶助貧苦，深知亞龍剛存心仁厚，

便欲引導他廣行哀矜的喜工，以期他多得天主聖寵，早日歸正。一日便將亞龍剛請來道：「你願意同我探望一個病人去吧！」亞龍剛道：「誰有病了？」溫教員明知他身出貴族，狃於階級之制，絕不與賤族通往來的，故意答道，病者乃係賤族。亞龍剛驚道：「賤族麼！」若我與他通來往，被家中知道，那還了得。溫復禮道：「聖經上說：『你們所施與我一小弟的，皆屬施與我。』難道你忘了麼？」亞龍剛聽了將二目向下一翻，沉思起來，這時適有一老貧婦人，跛着足，蹣跚行來，向亞龍剛求哀矜，及至亞龍剛與以錢物，便感謝道：「天主降福太子，及太子前途。」亞龍剛一聆此言，立向溫復禮道：「先生我願同前往，此途乃主所降福。」說畢，便同溫復禮

離校出城，行不多時。溫復禮在一所卑陋草舍前立住足說道：我所認識的病人，寓居於此。二人便進入室中。亞龍剛舉目一顧，見是學校水夫父子。知道這便是水夫的寓處了。水夫父子見亞龍剛進來，知是前次贈給衣物的恩人，連忙向前謝過，水夫就施禮說道：殿下貴人，今乃辱臨寒舍，存心這般仁厚，定邀天主降福。牆隅草蓆上偃臥一個病婦人，也顫聲說道：殿下千金之子，現已入了教麼？亞龍剛道：尚未入教，但我久有此心，又用如言安慰他一番，看水夫的兩個孩子在旁邊站立。一個年幼的上身無衣。腰間僅僅繫着一塊破布。一個較長，正是在校中所見的那光頭裸體之人。便和顏悅色同他們談論了數語。由身旁取出錢囊。盡

數給與了病婦人就說道：你們爲我求天主賜我聖寵神力，我爲着奉教萬事都棄舍了。病婦人道：殿下之言有理，我原知殿下入教，較我們爲難，因爲殿下須將世福虛榮，一概拋去。但我有生之日，必爲殿下竭力求主，賞賜殿下眞福，凡爲天主所棄舍的，天主將來定加百倍償還殿下。說罷，亞龍剛告辭回去，誰知剛一出門，就聽一聲斷喝，抬頭看時，祇見父親騎象，率領一簇人馬，方欲出獵。亞龍剛這一嚇，實是非同小可，連忙垂手，立在街旁，一聲也不敢做。溫復禮在屋中，見亞龍剛遇見拉迦，便躲藏在裏面，不敢出來，這時拉迦向亞龍剛喝道：噢！亞龍剛，是你喲！你這麼跑到這裏來呢？往那賤民狗竇裏去做這麼？亞龍剛嚇

得面無人色，四肢骸，默不一言。拉迦又喝道：好哇！果不出我所料。快上象來。亞龍剛上到象上。拉迦吩咐一聲回宮。衆人聞聽，那敢怠慢，一個個勒轉馬頭，歸回原路。拉迦又怒喝亞龍剛道：你究竟來此做甚，快快實說。亞龍剛顫聲答道：我來此周濟一個窮人。拉迦道：你莫非已入了教麼？答道：尚未入教。拉迦道：我恐怕就是有這一步，幸而還好。婆羅門指引了我來，纔免除你的禍患。那神父知道你往這裏來嗎？亞龍剛道：我私自來的，神父不知道。拉迦道：這是他的造化。不然，我一把火燒了那學堂，使他片瓦不存。亞龍剛將拉迦看了一眼，又哀聲呼一聲父親。拉迦又喝道：你還喊父親做甚，我知道你看看教民的憂樂，比

你父親的財福還關心哩！說罷，便不做聲，亞龍剛心中就暗暗祈求天主道：這是你按排的，隨你的聖意罷！天主啊！我爲光榮你行此善功，如今遭了患難，但是無論患難喜慶，都是你所賞賜的，我皆願安心忍受。亞龍剛一壁廂暗自祈禱。拉迦一邊不住的瞋目相視。跟隨拉迦的人見拉迦這樣發怒，不知是什麼緣故。一個個都驚異不止。行不多時，來至王宮。拉迦下了象。依然怒氣不息。取出手鎗，將他最心愛的一頭獵犬擊死。轉首喝亞龍剛道：你若再這樣不長進，我就將你鎗斃，這頭獵犬就是你的榜樣。說畢，怒衝衝的上樓而去，將亞龍剛也喚到樓上。鎖在一間屋裏，到了天色黃昏的時候，拉迦怒纔平息。想到兒子自幼嬌生慣養，從

未用大氣呵過他一次。今日他雖私與賤族來往，自己也不該這樣嚇唬他。況且他年紀尚幼，又向沒經過這樣的風波，倘若因此驚恐成病，如何是好呢？想到這裏，又疼的慌了。就和顏悅色的上樓尋他。亞龍剛自從被父親鎖在屋中，就跪求天主保護，光怕父親戕害自己性命。這時見拉迦進來，便舉起雙手求饒。果然如他所望。拉迦不但沒有惡聲向他，且用手抱住他說道：好孩子，因為我從心裏愛你，所以今日早晨生那麼大氣，我是怕你因此失了一生的幸福。亞龍剛愛兒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哭了，以後你也學些伶俐，討我個喜歡，萬別再如今日早晨一樣。做那些下流事了。亞龍剛道：父親此事我並非冒昧所做，實是憑良心辦的，我

深信耶穌基利斯督是我等主，我是要奉天主教的。拉迦道你這孩子真不懂事，天主教萬奉不得，以後再勿向別人說這樣的話。倘若令你從兄施馬祿知道，他立時奪你的太子之位，將你逐出宮去，那時你成了乞丐，我也成了個沒福的人，你再仔細的想想：亞龍剛道：父親，我既知天主教是真教，我定要信從，那些虛假光榮，我都棄舍啦！拉迦忍不住喊道：咳！咳！你真無意識。我與你說罷！無論何種宗教，人始而一看都是很好，但是要細細的考察，全是些魔鬼戴的假面具。亞龍剛道：父親這話就大大不對了。我知道耶穌是真天主，他的教訓是獨一無二的真道理，所以我所以信他。拉迦道：你如何知道的呢？亞龍剛道：我在校中學了五年

道理，如何不知道，拉迦聞言，十分驚愕，看了兒子兩眼，心中也沒了主意。出離此室，回到自己屋中，尋思多時，就吩咐請馬訥議事，你道這馬訥是誰呢？他也是印度的一位貴族，現在宮中充當內務總管。爲人最有心計，此時聞聽拉迦傳呼，便來至拉迦面前施禮說道：大王呼喚爲臣有何吩咐。拉迦將前情敘述了一番，又問卿有何妙計，能阻太子奉教。馬訥道：自從太子隨神父上學之時，臣就料到有此結果，彼時大王若聽臣言，先事預防，也斷不至如此，爲今之計，大王萬不可強迫太子，不教他入教，年少之人，血氣未定，氣質最易變化。大王祇要將太子送到一個遠地方去，令他與奉教的不得見面，久而久之，他自然將奉教

的念頭淡忘下去，這樣豈不比公然與他反對強麼？說到這裏，又附耳說了幾句話。拉迦拍手笑道，此計甚妙，但不知何人可以護送太子。馬訥道：臣手下有個人，名叫賈訥，此人足智多謀，雖是賤族出身，到底忠於王事，若令他送太子前往，必不致有負王命。拉迦道你可吩咐賈訥，教他預備我還要親送太子到海濱一行。馬訥吩咐賈訥預備起程不提，這日天交半夜。拉迦將亞龍喚醒說道：我兒速起牀來，穿着齊整，我們就要登程。亞龍由夢中醒來，聽說要起程，也摸不着頭腦，便瞪着眼直看父親。拉迦見兒子發愣，就說道：我兒聽我的話罷！不可過於執拗，我如今送你到一所婆羅門寺裏住着，也叫你知道你父親信的教究

竟如何。我兒你去罷！等這裏諸事平息。你在寺中住滿兩年，自己有了準主意以後，你意欲何爲，祇要你看的好，便可隨由自主。亞龍剛聽這一篇子話。不由的心如刀攪，但父親之命，又不願抗違，心中就抱定宗旨，要戰勝一切的誘惑，一面尋思着，就隨拉迦下了樓，出了宮門，跨上御象。賈納誥也跳上象，夤夜之間，就起了身。亞龍剛也不知究欲何往，抬頭一望，黑越越的甚麼也不辨。便暗自求聖母說：可愛的聖母，你顯一顆明星，引導我這幽暗的路罷！如今且按下亞龍剛一面不表，且說溫復禮見亞龍剛爲拉迦怒喝了一番。又將他帶回宮去，連忙奔回學校，報告於方神父，神父抬頭看着耶穌苦像，合掌說道：可憐的孩子，我早

料到你在今日了。溫復禮道：神父，這樣你如何能心安，我們當用全力，立時由外教人手中救他出來。神父道：豈能這樣容易，將來他得用天主的助力。戰勝這個患難，我們越干涉越不好，祇要有他父親。就無何種危險。如今最緊要的，就是我們爲他求主，還要多求天主纔是，到了天色黃昏的時候。溫復禮辭別神父回家，途中忽然遇見水夫，水夫向他使了個眼色，引他到一個僻靜地方。說道：先生，你那朋友亞龍剛太子失蹤了。你道我如何得知呢？祇因我那長子多默。每日與拉迦象房送水，我今日見拉迦發怒，就命多默前往探信。不多時給了我一個回信說：御象已經備妥。拉迦今夜就送太子遠行。溫復禮道：究竟送往何處去呢？

我們必須知道地點，纔能設法救他。水夫道：我們亦不知地點，可是你請放心吧！我兒多默已追蹤前去。多默忠誠敏捷，一俟得有確實地點，必與我們傳遞消息，我想不久必有確耗來也。

第五章

自從拉迦將太子送走。次日清晨水夫就告訴神父說：拉迦如何遇見太子，如何發怒，夜間便將太子送走。多默尾追的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又道：他們將來怎樣待承太子，多默定行來信。神父聞聽也是憂悶不止。又過了一些日子，聽說拉迦又獨自回來了。但是究將太子送往何處。依然毫無音信。神父同着溫復禮及衆學生，終日祈求天主。保護亞龍剛，這樣一天一天的，不知不覺

·已將兩月，一日清晨，神父忽得一信，乃是由錫蘭島一位神父寄來，方神父將信看完，十分驚異。登時將溫復禮和水夫請到室中，就讀那信道：

『方神父尊鑒，此間近來一青年，名喚多默，係梯治那玻里人。其父向爲水夫，此人兩足因傷重，殆不能行動，詢其到此何爲，答稱彼乃跟踪梯治那玻里太子而來；探之婆羅門寺，果有一太子，來自梯治那玻里。多默央余一告神父，茲述其所言如左』

我（多默自稱）自太子亞龍剛遇見拉迦之後，卽至宮門外打探消息。聞說象已備妥。拉迦夜間就送太子遠行，我便在暗中等候。三更時分，拉迦父子及賈納諸跨象出宮，彷彿聽拉迦說了一句往

勒加帕塘，我便由小路尾追下去，起初一二日，我尙能從容追及御象。第三日以後，身體就疲憊不支，若非有聖母及護守天神保護，幾至寸步難行，這樣我纔到了勒加帕塘，那太子的踪影，已是好幾日沒入目了，我以爲太子是不易尋找的着，姑且到碼頭打探一番，再作理論，誰知剛到了碼頭，就見太子在汽船上，正與拉迦作別，我真喜出望外，待了一刻，見拉迦獨自回去。賈納誥還是陪伴着太子，跬步不離，有心前去同上汽船，又怕被賈納誥認識出來，欲待另上他船，又恐再失了太子的踪跡，我便暗求護守天神，助我共乘此船渡海，正在暗自忖度的時候，忽見有許多工人，正用筐籬向船上運煤，陡然計上心來，便向前拿了一隻筐

籬，問他們許我幫同運煤麼？他們許了，我就肩起一筐煤，上了汽船。船長這時正在舷上站立，我便求他收我做一運煤工人，船長將我打量了一番。要試試我的膂力，便問我欲往何處。我答稱任是何處，祇要能謀餬口，皆可唯命自從。船長吩咐我先行運煤，以後再決定可否同行。我便上下的竭加運煤，一小時後，船長道我可與同行。但應居下層艙房，照料煤炭，我一聞此言，說了一聲多謝；便爬在底艙，奉行我那職務，船到了札夫納。我就在艙口窗中，窺探太子的動靜，但見船上光卸了幾桶貨，就又開往科崙坡。此時我又求護守天神，若太子果在科崙坡登陸，也助我下船，正求着，見船已入港停泊。太子和賈納誥亦經下船，我便

想設法追蹤而下，不由的又生懼心，左思右想，無有善策，便顧不得自身。連忙從下層艙房，爬了出來，登在甲版上，查看去路。見那些登陸的人，一個個擁擠在舢舨附近，我就在一旁等候時機。這時船長看見我，就命我幫卸箱籠，也藉以略換空氣，我聞聽此言，猶如得了恩赦一般。急忙肩起一隻箱籠，下船登陸。將箱籠放在碼頭。混在衆人叢中，大踏步如飛跑去，此時太子登岸，業經許久。我心中惶急交加，又恐爲船上水手追獲。一面走着，一面求護守天神，依靠他保護指引，不多一時，跑過大街，來至城外，到在一座小山之上，纔漸漸的放下心。暗想如今向何處尋找太子下落呢？意欲稍事休息，再行設法尋找。便擇一株大樹

下落坐，剛一喘息，猛抬頭見一隻象由街內行來，象上坐定二人，正是那尋找不得的太子亞龍剛和賈納誥。我此時歡喜欲狂，恨不得將他們喚住便顧不了疲勞，遠遠的追蹤而去。走了數小時之久。來至一所大婆羅門寺院。太子同賈納誥下象進去。有一個年老僧人，迎接出來，看光景這僧人一定是掌教僧人之類，這時太子的下落，我雖然知道，但是如何與太子通消息，依然毫無主意，我便將身子隱在寺門附近的灌木叢中，暗暗觀察動靜，過了兩小時之久，見寺中許多僧衆，送賈納誥出來，賈納誥便告辭了，跨象而去，我知道太子的行踪，一定不再遷移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就圍着這寺院，轉行一周，意在尋條道路，與太子暗通消息，也

未能尋到，又看這寺院工程浩大，依山建築滿山棕櫚樹，濃翠欲滴，枝葉繁茂，高逾寺垣，我便擇了一株攀登上去，向寺中一望，正臨寺中花園，暗道：與太子得通消息，定在此樹之上，想罷！將身軀隱藏樹葉密處，專候太子，半小時後，見掌教僧人同太子到園中散步，太子的服裝也換了，身披白衫，與婆羅門僧徒絲毫無別，及他二人行至寺垣附近，距我藏身之樹，不過二十步遠，我纔認識太子出來，他低頭不語的隨掌教僧人游逛。那掌教僧人不住的與他談話。但所談何事，我却未得聽出，二人逛了多時。掌教僧人獨自走去，這時園中祇餘太子一人，我等他行走距我較近，便連呼兩聲，梯治那玻里，見太子舉首四顧，頗露驚訝之

狀，便又呼道：梯治那玻里！來！來！太子就連忙奔跑過來，我此時又怕爲人看見，洩漏風聲，反爲不美，又呼道：亞龍剛太子，慢些行走，我乃水夫之子多默，太子聞言，便鼓掌笑道：多默，你怎麼來了呢？我答稱溫復禮先生命我追蹤而來，爲的是知道你父親將你送往何處，太子道：多謝你們關注，我又問他是否願同我逃去，他道：他已經允許他父親，在此居留二年，我問若僧衆待他不好，或誘他爲惡，將如之何，他道：僧衆斷乎不敢，因爲賈納誥業經禁止他們，強迫他崇拜邪神，若他們萬一強迫，他即立刻走去，又教我三日後，再行候信，我祝他平安，又道：天主定然降福保護於他，太子也道：望我平安，又道：可讚美的耶穌

基利斯督·我應了一句迄無窮世。太子便走了，我依然將身子隱於樹葉叢中，到了夜間，纔從樹上下來，在園牆外邊尋些菓實充饑，日間就又爬到樹上藏着，免得令人看見，這樣過了三天。至第四日清晨，天色尚未破曉，我就在樹上等候，甫行黎明。太子就到園中來了，彼此問過早安，太子便說道：多默！你回去告訴神父及衆友人，教他們放心，不用望念着了。這裏的僧衆，都很和氣，相待亦還殷懃，絕不強迫我行那些異端，不過每天該聽他們講幾小時的經，有時也同我辯幾句天主教的道理。到底他們絕不能使我背了信仰，你如今就回家去吧！見了衆友人，都替我問候。也問你父親好，你冒這樣大險，隨我來此，天主定要賞報你，

我祝你一路平安罷！說至此處，我們便分了手。我下了這棵樹，想道：我這次的職務已經盡完，目的亦已達到，心力一懈，那疲憊痛苦便於此時叢集我一身，但是恐怕這條性命，斷送在此處，便勉強撐持着，來在海濱。在一箇採珠人的小村裏病倒了，我見村中人作十字聖號，纔知道他們亦是教友，後來彼此談話，他們知道我亦奉教，就將我送到堂裏，我將我的歷史向神父說明。求神父代往梯治那玻里致函方濟格神父。（多默之言止此）

據右所述多默之言。則太子亞龍剛在此無恙，神父請勿遠念。榜擬目內到婆羅門寺看視太子，教他多行祈禱，依榜意測之，此事當爲天主試探其信德而然。要當有毅力以抵敵之，吾輩宜爲多

求天主，令其終得勝利也，此請道安。

柯掄榜上言

方神父將信讀完，衆人都大爲感動，一個個進堂爲亞龍剛多默及柯掄榜神父祈求天主，感謝天主而去。

第六章

且說方濟格神父因柯掄榜神父來信，得知亞龍剛及多默消息，也與柯神父寄去一函，將亞龍剛和多默介紹給柯神父。柯神父本是聖本篤會的一位熱心修士，一見方神父之信，對於亞龍剛多默二人，也極表同情，過了幾日，多默足傷漸愈，柯神父就命多默引路。到了婆羅門寺，也得見亞龍剛太子，又覷箇空，與亞龍剛暗說幾句安慰他鼓舞他的話。並着實的將他的信德堅固了一番。太

子亞龍剛亦甚感激。多默見這寺距海濱不遠，倘若令採珠之人，將船泊在附近，使太子出了寺，上船逃走，豈不易如反掌，回至堂中，就向柯神父露出這個意思。柯神父甚不謂然，就說道：這有什麼益處呢？縱然太子離去這寺，回到梯治那玻里城，住在堂中拉迦一定強制他回宮，更用些不好的方法，搖動他的信德，反更爲不美，他住在這裏，既然僧人們不強迫他敬邪神，我們就等着，看他的意志，多咱有危險。再設法教他逃走，亦不爲遲。多默聽神父之言有理。也就息了勸太子逃走的念頭，又見太子初來到的時節，心中時刻想念方神父及衆友人，便時常的暗中解勸，又將柯神父的話述說給他，教他安心待時，過了數日，方神父

也與亞龍剛寄來一封勸慰的信。說是祇要僧人們不強迫他行異端，就安心在寺中住滿這二年，用心習學婆羅門教的經典，以便能深知他們的謬誤。好與他們抵抗，又教他常求聖母及護守天神保護，免得搖動信德，並切切實實安慰了他。亞龍剛的心，纔漸漸的安下，自己也知道，離不開聖教會的教訓，便與多默約定日期，送些堅固信德的書籍閱看，多默也按着定期送書，有時也送神父的勸言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，轉瞬之間，已是一年，亞龍剛居於寺中，每日早晨，當往掌教僧人那裏聽經，那個掌教僧人坐一把西式圈椅，兩旁站立四個僕役，一個個身披袈裟，手執錫杖，旁面擺設兩張大理石桌，桌上羅列飲饌，學生們都身穿白衣，站在周

圍，預備聽經，這時先有兩個小學生，手捧經典，對掌教僧人朗誦一過。掌教僧人再逐句講解，及至講完，日光亦將向午，掌教僧人將雙手一合，旁邊的僕役，撐起一柄大紅傘，學生們恭恭敬敬送他到一所涼爽齋室，閑言休提，單說亞龍剛每逢聽他講的經。·太不像話，心中便極端反對，有時就不由的大笑起來，心中自思這樣不知羞恥的呆話，如何能令一個有智識的人信從哪！那些迷信邪神的人，見亞龍剛這樣反對，起初還因他是太子，對他持放任主義，後來就漸漸的怒目相向，公然仇視亞龍剛。·到還多虧掌教僧人，怕有錢有勢的拉迦，不甘心於己，便禁止衆人道：你們知道他是何人嗎？他乃梯治那玻里拉迦的太子。·拉迦有金錢，

有權勢，我也常向你們說過，他兒子亞龍剛居住我們寺裏，我是用我這顆頭顱作的擔保，你們萬不可這樣胡行，他也不用同平民一樣。全信我們婆羅門的經典，祇要他不入天主教，就比什麼都不信強的多了！看官，若非掌教僧人這一攔阻，那迷信邪神的人，就與亞龍剛有流血的舉動了！這時迷信邪神的人，見掌教師尊不許他們向亞龍剛宣戰，便將亞龍剛逐退，不令同往聽經，且是對於耶穌的道理，施以反抗。亞龍剛想同他們辯理，又恐辯不倒他們，到底心中對於耶穌的道理，絲毫不加疑惑，這也是他常求聖母及護守天神保護的功效。每逢多默來的時節，他便用一塊貝葉，將自己辯護不得的道理，寫在上面，教多默去請教神父，過

了數日。多默又將柯神父的回信送來。亞龍剛就依樣葫蘆，將這些僧人辯倒。僧人們起初甚爲驚異，但是用貝葉寫字，本是他們印度僧人擅長的伎倆，漸漸的就看出了破綻，便監視着亞龍剛。再不教他獨到園中散步，自是亞龍剛與外面音信不通。亞龍剛也得不着朋友們的安慰，他那憂苦的景況，就是丹青妙手，也形容不出萬一，這樣又苦度了兩個月，忽然寺中來了兩個人，你道是誰，就是亞龍剛的好友，溫復禮及柏多祿。他二人如何來了呢？原來溫復禮久有意探望亞龍剛。但非學校假期之內，總也抽不出工夫。這時學校正當休假。柏多祿亦以最優等畢業，在英政府印督署任職，二人這纔同時就道：又定下計策。溫復禮以英人名義，

柏多祿扮作他的僕人，始行進了婆羅門寺。衆僧人引導二人遊了花園，又參觀了正殿，及衆僧舍，祇不見亞龍剛在於何處，看官，那亞龍剛莫非沒在寺中麼？其實他並非離寺，祇因僧人們防閑周密，將亞龍剛藏在一間內室之中，任何來賓，皆不令接見，故此二人尋他不得。柏多祿一心尋覓亞龍剛兩隻眼不住的東張西望，依然無有踪影。便問僧衆道：梯治那玻里城的太子亞龍剛，現在那裏，僧人們堅稱寺中並無此人，這時亞龍剛在內室之中，聽得他們談話。知道來的是溫復禮及柏多祿，便鬧着要出來，就大喊了一聲。柏多祿聞聽這一喊。辨出是亞龍剛的聲音，便要用激烈手段。恢復他的自由。溫復禮連忙解勸，正當這個時候，不隄

防爲僧人看破機關，走上數人，將二人抱住，推擁出門而去。
柏多祿抑鬱沮喪的光打自己的頭，但亦無及，溫復禮本意見亞龍剛，鼓舞他的精神，教他安心待時，因柏多祿這一鬧，不但效果全失，反爲亞龍剛更添了煩惱，這也是天主的安排，非人力所能強那，時亞龍剛在內室鬧了一陣，後來又求掌教僧人，許他與友人接談。又被拒絕，滿心痛苦，頓成惱怒，那些僧人又耻笑他與下賤僕役爲友，更與他火上加油，但他依然竭力抑壓忿怒，這時僧人們又攻擊聖教會的道理。並說些反對聖母的話。他的怒氣實是按捺不住。便瞪起雙眼，向他們喝道：你們這些魔鬼的奴隸。這不是你們的話，這是你們那地獄之魔的話，我懲治他。說着，

便由地上拾起一塊石頭，向婆羅門偶像擲去，將偶像之面擊去一片。僧人們見此光景，大喝一聲，蜂湧上來，將亞龍剛掀翻在地。抽出雪亮的鋼刀，正待行刺，那個掌教僧人忽地喝道：「將他縛起來，送入獄中，衆僧人聞命。纔未將亞龍剛刺死，這也是天主及聖母保護亞龍剛。特意藉着那掌教僧人，搭救他的性命。話不重提，到了夜間。婆羅門寺前，有肩輿一乘，四名輿夫，靜悄悄的候着，寺門開處，走出二人，周圍環立十數名壯士，這二人便是那掌教僧人，及亞龍剛太子，衆人出來，寺門重復掩閉，掌教僧人登輿，衆人又將亞龍剛推入輿中，輿夫扛起肩輿，掌教僧人吩咐一聲往科崙坡，衆壯士簇擁着肩輿，飛也似的馳去。

第七章

且說多默因與太子送書，屢次不得見面，便知自僧人們看破了機關，回到堂中向柯神父說了，又住了數日，依然見不着亞龍剛就回梯治那玻里去了。又過一些時候，柯神父聞說婆羅門寺裏傳出亞龍剛失蹤的消息，心中亦甚沉悶，正待修函告知方神父，忽然接着方神父來信，說亞龍剛已回至梯治那玻里現居拉迦宮中，纔知道亞龍剛是由那婆羅門寺的掌教僧人送了回去，就放了心了！這且不表，單說那拉迦見掌教僧人將兒子送回宮，見了亞龍剛一點也不高興，但那亞龍剛並不懼怕父親生氣，依然拿定主意，信從天主，到底住了數日，仍不見拉迦有何口話，便向拉迦道：

：父親，我嘗許你習學婆羅門的經典，如今我業經學過，但是你所允許於我的，畢竟何時履行，總望父親勿過違我的心意纔好。說罷，就回到自己屋中，感謝天主，賞賜他聖寵，能在父親前證明他的信德，那時拉迦見兒子說完了話，就逕自去了，不由的長吁一口氣，掌教僧人見拉迦發愁，便躬身說道：主公，如今意欲何爲呢？我看太子此時，既不聽勸，又不畏威，縱用強力抑制，亦是罔然，爲今之計，總宜設法，令其喜悅那些嗜好娛樂，譬如淫屬豔舞貨利聲色之類，祇要他愛上一種，漸漸的就可改變他的初心，假若這些方法，再不見效，祇好權當沒有他罷！拉迦聽他這一席話，心中大不以爲然，便質問那僧人道：你莫非要使我引

着兒子爲不善麼？此事實大反我的心理。接着又冷峭峭的向他道謝說：多承你費心了！請不必再勞神吧！說完，便取了些金錢給與掌教僧人，令他回寺重塑神像，僧人一見，真個喜出望外，連忙接過金錢，謝了拉迦。隨即告辭，回婆羅門寺去了！拉迦尋思多時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便欲攜了亞龍剛。到英國游歷好令亞龍剛離開這些教中的朋友，也得藉此消遣。又轉而一想，歐洲那個地方，奉天主教的更多，若令他見那些教友的熱誠，豈不更堅他奉教的意思了麼？此計還是不妥，又想那僧人的話，就怒氣勃勃的，向自己說道：我決不引他爲非，與其從僧人這種歹主意，還不如教他奉天主教，倒可忠厚樸誠哩！我如今最好一面防他爲非，

一面阻他奉教，更要緊的是禁他與奉教人來往，但有那婆羅門寺的往事，很當教他散心，想到這裏，便抱定宗旨，喜喜歡歡到兒子屋裏。將亞龍剛向懷中一摟，和顏悅色的道：我可愛的亞龍剛。婆羅門寺的事，你不要罣在心上。我早知那些僧人這樣待承你。無論如何，萬不送你到那寺裏去，你聽我說吧！我看你也成人了！性情也很堅固，我甚爲喜悅。我如今許你在家中暗暗的奉天主教，你意欲何爲，亦可由你自便。我祇還有一件事求你，你既愛你父親，就聽從這句話吧！你如今奉天主教，暫勿形諸外面，等我將你那些堂弟兄們的事，處分清楚，那時你再公然入教也不爲遲。亞龍剛聽了這些話，如迷了一般。也不知該怎樣回答了。

拉迦此時也不給他一點尋思的工夫，便喊道：你來罷！我們如今要喜喜歡歡的作一個慶賀。與你接風，接着就吩咐宮使們，請客的請客，備筵的備筵，整整的忙了一日，纔過了慶賀。亞龍剛便屢屢的要去拜謁方神父。拉迦總千方百計的阻擋着。不令他前往。又終日設法，教亞龍剛歡樂，領着他不是觀鬪獸，便是看戲劇。不是馳馬，便是出獵，看待亞龍剛。直如國君一般。終日鬧得亞龍剛目眩神迷。也不知道該怎樣設法避免，但他的信德，仍與往昔一樣。絲毫並未動搖，每日早晨晚間，總不忘在屋中念玫瑰經，有時也因同外教人在一處鬼混，便異常愁悶，自己就閉目凝神，以避塵囂，有時便看着那些人世榮華，無一不是過眼浮雲，

就更堅固自己的心志，誓要打破這些騎獵的喜樂，對於那罪惡及卑污行爲，尤恨得如蛇蝎一般。每逢遇着跳舞或淫褻戲劇。就立時站起身來，離去這個場所，因此一般的人，無一不極端敬重他的。亞龍剛如此防維自己，雖未陷入罪惡。可是心中又受一個試探。你道這試探是怎樣呢？原來亞龍剛看衆人都恭敬自己，自己的識見學術經驗，又均高人一着，心中想道。若是等將來登了大位之時，再領洗入教。也許於印度人民，更有裨益，想到這裏，便與方神父寫去一信，請神父酌奪自己的意見，是否可行，既而方神父來了回信，不知如何落在拉迦手中，就將這信隱瞞過去。可是那亞龍剛並不知情，久而久之。亞龍剛亦漸傾入行樂方面去。

了！有一天神父同溫復禮及衆學生，正在堂中閑話，忽見亞龍剛騎一匹駿馬，率領着一些人，在街上飛馳而過，看光景又是出獵。神父就向溫復禮道：我們的朋友，受這次試探，比在錫蘭島婆羅門寺所受的，危險更大，溫復禮點首稱是，自此神父溫復禮及衆學生，都深恐亞龍剛勝不過那誘惑，無一不爲亞龍剛耽心起來了。

第八章

數月之後，拉迦正是帶着兒子姪兒們，及衆賓客，在行宮消夏，這時亞龍剛已十九歲了，一日衆人方在談話，外面有人報進來，說：有英國音樂家，在行宮外請求獻藝。拉迦聞言心中暗想，若

我們一面談話，一面聽他們吹奏音樂，到也煞是可愛，想着便問衆人道：你們大家願聽音樂麼？亞龍剛接着就說道：音樂本悅耳，何故不願聽，且我又最愛音樂，就命他們奏幾個拍子吧！拉迦道也好，我素常最喜歡印度音樂，此次也花樣翻新，聽一番英國音樂究竟如何，說罷！就吩咐傳他們進宮獻藝，一霎時音樂師進來，衆人看時，祇見一個手扯胡絃的正當壯年，還有一個年事較幼的，吹着一個號筒，二人先向拉迦及衆人鞠躬請安，便奏樂唱起歌來，當着二人初進來的時節，亞龍剛正同了一個人談話，也沒注意這兩個音樂師是誰，及至一聞歌聲，覺得音調很熟，睜眼看時，纔認出是他的朋友溫復禮及柏多祿，心中甚爲踟躕不安。

欲待離位與二人談話，又恐令拉迦看出破綻，又想道：二人此來，必與自己送信，便強自抑制着，留神聽那歌曲，你道溫復禮唱的是甚麼？原來是一個怨曲，曲中是雅各伯因着失了若瑟·抱怨的一些話。亞龍剛就明白這曲子的意思。是表的方濟格神父抱怨失了自己了！溫復禮唱完，柏多祿接着又唱一個雅各伯重見若瑟的喜曲。亞龍剛聽罷！連忙走向二人說道：先生們，我聽你唱的這歌曲甚好，我亦曾學習音樂，你們肯將這歌曲抄示給我麼？溫復禮忙鞠一躬說：殿下我甚願將我這歌本送與殿下，說着，便將一個美觀的歌本，遞與亞龍剛。又向他使一個眼色，意思是教他收下。亞龍剛料着歌本之內，定有信札之類，就接過這歌本，從指上

除下一個指環，遞給溫復禮說道：先生收下罷！聊當我感謝的一個表示，又低聲說道：方神父又得着他弟子了！說罷就歸了坐。
溫復禮、柏多祿、亞龍剛之言，異常歡喜，便高高興興唱了幾個歌曲，天色將晚，拉迦及衆賓各自離坐，在廊下乘涼，重重的酬了這兩位音樂師，又備酒飯款待了他們，這時亞龍剛重復到音樂師身畔。溫復禮看了他一眼，便低聲說道：你所用的，可在歌本函中尋找「收閱。」說罷！便同柏多祿告辭回去，時交半夜，行宮之中，寂無聲響，衆人已入了睡鄉。此時祇有一間室中，孤燈熒熒，一人獨坐室中，手持小書一冊，反覆展閱，正是太子亞龍剛。想着日間溫復禮之言，便將那歌本仔細檢閱，後來果從書函之

中，尋得一個小冊，冊上書寫着兩個字，是「收閱。」連忙將小冊讀了一過，冊上記載的是一位印度少年的略史，這個少年因着求領洗入教，便從家中逃去，又被他父親及衆親戚追捉回去，用各種苛虐方法，引他被教。但他矢志不移，日後爲他仇人害死，成了致命聖人。亞龍剛看這小史，越看越入心，漸漸的心中跳躍不止。二目含着淚，忽然將小冊合閉，跪在塵埃說道：「天主，我感謝你，你既指引我路，我便隨從你的聖意，走這條路了！又自己尋思道：常言說得好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，我既專心事主，如何再受那世福虛榮的驅使，我該拿定主意，從速到堂中領洗，但是我如何能到堂裏去呢？向父親說罷！父親一定還是不許，我

想了三十六着，以走爲上，最好是趁機逃跑罷！這時亞龍剛拿定了主意，又跪求天道：我隨從主子的聖意了，但我力量薄弱，還求主子增益我力，祈求已畢，就給父親寫了一封辭信，自此便專待機會逃跑，過了數日。拉迦同衆賓客要到附近平原，用馴豹獵羚羊。亞龍剛暗想機會已至，不可錯過，便擇了一匹良馬，同衆人出發，行至一處，見野草茂盛，又如叢林，心中想道不趁此逃走，更待何時，想罷，便撥轉馬頭，跑回行宮，將辭信放在父親桌上，重又上馬，奔回梯治那坡里城去了！且說拉迦衆人在圍場中獵了許多羚羊，方欲休息，忽然不見太子亞龍剛，便吩咐趕快尋找太子，衆人聞言，那敢怠慢，尋找多時，仍無太子踪跡，

便收了獵，回往行宮。拉迦一壁廂走着，一壁廂想，就料着亞龍剛必爲那兩個音樂師誘去，及至到了室中，一見辭信，便喊了一聲，坐在椅上，用雙手掩面流淚說道：逃了！逃了！永遠見不着他了！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人進來，就問拉迦道：亞龍剛何處去了。拉迦看來人非他，乃自己的姪兒，知他們雖與亞龍剛是堂弟兄，素日就仇視亞龍剛，便回答道：我不知他去往何處，衆人喊道：我們却知哩！他到梯治那玻里天主堂領洗去了！這時又將一本小冊向桌上一擲，說道：你看這本書是一個印度人奉天主教的小史，他一定是學了那個人了，我們若捉住那兩個做音樂的，定要他們的性命，但今你如今意欲如何呢？拉迦道：快追快追，將

亞龍剛快捉回來，若是出於萬不得已，你們也可用強力制他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許傷他的性命，衆人答應一聲好，便各自上馬追將下去，但是這個時候，亞龍剛已經去了多時，天色甫將半夜，亞龍剛便到了梯治那玻里，直叩開堂門，見了神父，便用手抱住神父說道：神父，弟子回來了。但我乃私逃來的，求神父從速付洗，我那親戚們一定追我，還不知他們用何方法處治我哩！神父一聽此言，悲喜交集說道：你可知道你領洗之後，一定更受些苦難麼？亞龍剛道：我知道的，但我已抱宗旨，倘若事機危迫，莫說是苦難，就是死也情願身受，神父略一沉吟，於是將衆學生早一小時喚醒，衆人正自驚異，祇見神父手領亞龍剛進來，向衆人

說道：你們看看吧！亞龍剛回來了！你們大家亦嘗爲他屢求天主，如今他求領聖洗哩！也許他將來還須經一次大奮鬥。你們再爲他所求天主罷，說罷。神父又問亞龍剛要什麼聖名，亞龍剛道：若望爲吾主耶穌的愛徒，我的聖名，就叫做若望罷！這時溫復禮及柏多祿作了亞龍剛的代父。亞龍剛厲聲說道：魔鬼世俗虛榮。我均棄絕了，神父聽他所言，心中忤然，幾乎連話多說勿出，彌撒以後，大衆肆筵設席，慶祝亞龍剛。席間雖然都歡喜，但是想到拉迦一方面，知他必不肯就此罷手，態度亦甚爲嚴重。

第九章

且說那些追逐亞龍剛的人，及至來到梯治那坡里。天已不早，又

因未曾追及，更爲怒上加怒，但是他們也料到亞龍剛一定在天堂，別無他處，就吩咐人役埋伏在學堂四周。等亞龍剛出來，將他捉住，黃昏之後，亞龍剛在園中散步，爲埋伏人役看見，一個個便磨拳擦掌預備動手，及至亞龍剛行至園後，在聖母像前祈禱感謝之時，忽然有人將他捉到，方欲喊叫，口中已用布塞住。亞龍剛此時，祇得任他們擺佈，衆人將亞龍剛的手足細縛結實，由圍牆上將亞龍剛昇出，外面有人接過去，將他置放肩輿之內，輿夫扛起肩輿，衆人上馬，飛奔城外而去，這且不表，再說方神父原與亞龍剛約定晚間談話，此時久候不來，心中就有些納悶，到了園中，尋找一遍，又喊了幾聲若望！若望！仍然毫無踪影。

更爲詫異，便吩咐衆人點起燈籠四下尋找，尋至聖母像前。見花葉狼藉，猶如有人踐踏了一般。用燈光一照，看見幾個足跡，隨着足跡找到圍牆之下，見有些散碎磚瓦，都自新殘破的，不用說亞龍剛被人由牆上刼去了！方神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衆學生一個個怒吼如雷，異口同聲的叫道：神父，我們到堂中爲他祈求天主去罷！神父道：我正欲同爾等前往，說畢。就吩咐僕役們四出打探若望的下落，僕役應命去了！神父這纔同着衆學生到了堂中，跪在聖體臺前。道：唉！我們的救世主，求你保護我們的朋友若望，萬勿令他死於仇敵之手，吾主耶穌，你救他罷！大衆又念玫瑰經，聖母德敘禱文，耶穌聖心禱文，直到了半夜，仍無一點

音耗，方神父想教衆人稍事休息，大衆又高聲呼道：求天主哇！求天主哇！我們還要多求天主，這樣大衆就求了一整夜，到次日清晨，衆僕役一個個也都回來，仍無若望的下落，大衆無不垂頭喪氣，神父又出了一個主意，想着求英國提督幫同尋找若望。正待起身前往，聽着有腳步聲音，一抬頭看見兩個人如飛的向堂裏奔來，猶如有緊急事情一般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水夫父子，二人奔至神父近前，已是氣息相屬，喘吁吁着說道：神父……有了……下落了……我兒知道：神父就問那幼年人道，若望現在那裏，快說快說：幼年人也喘息道，神父我因見牆頭上有血跡，便跟着血跡尋去，出了城，好遠好遠，約有二十里路，忽聽林內人

聲嘈雜，進樹林一看，見有一座破廟，一些人在廟中全副武裝，將若望綁在柱子上，用皮鞭木棒沒頭沒臉的打着他，問他叫甚麼名字。他說他名叫若望。他們又問他是做什麼的。他說他是奉天主教的主教的，他們就又打他，打了他一頓，向他說道：你名亞龍剛，是拉迦的太子，你若不肯了天主教，便將你活活打死，他說他寧死不背天主教，他們更打他，將他的頭和脊背，全打的皮開肉綻。血肉橫飛，哎呀！神父，我一見這樣，心真碎了，我趕緊的跑回，報告於神父，神父快設法解救他吧！這時水夫的兒子一邊說着柏多祿在一旁，怒目橫眉，磨拳擦掌，及至水夫的兒子完畢，便大喝一聲道：神父給我們器械，我們同去救他，神父道：自有

英國提督救他，用不着我們前去，你們可同我到督署報告，說畢，便同溫復禮柏多祿及水夫的兒子，來到英國駐印度提督府，報稱有人命重案，提督立刻接見。方濟各神父顫聲說道：太子亞龍剛現已領洗進教，不意昨夜爲人劫去，如今正要將他置之死地，懇求提督援救，提督開言，氣得紅暈於頰，急忙問道：何人所見，水夫的兒子就用幾句話證明，地點甫說出口，提督就立即傳令。命手下武官速率騎兵一隊，前往解救太子，捉拿兇徒，武官即令水夫的兒子引路，剛上了馬，提督又從窗口喊了一聲快去，祇聽着蹄聲得得，如風捲殘雲般的去了。這時提督又問神父道：這事是如何發生的呢？我早看出亞龍是一定進教，不料想他業經

領洗，不知他已經勝過苦難了麼？方神父將自從與亞龍剛看病之後，直至如今，中間經過的那些事變。一一相提督說了。提督聽罷！也甚驚訝，又同神父談了幾句話，神父要告辭，提督留神父道：頃刻之間，軍隊即將太子救來，神父何妨稍待，神父纔重復落坐，兩小時後，聽得有馬蹄聲響，提督神父等人皆臨窗外眺，祇見有一個軍士，抱着亞龍剛。騎在馬上，來至府門，有僕役們將亞龍剛接下馬來，扶持他上了樓，也捉獲了幾個兇，但皆是從犯，那首要的盡是亞龍剛的堂兄弟，全都免脫了，提督怒氣沖沖的，緊閉雙唇，一言也不發，待了片刻，便吩咐將太子安放病牀。請醫生診治刑傷，醫生診視了，就向提督說道：傷雖甚重，但

內部未損，小心調治，可保無虞，然恐引起因傷而作熱炎，不可不防。這時亞龍剛呻吟着說道：我已領洗進教，死生何足介懷，提督道：太子放心養傷吧！今後我當盡保護之責。說罷，又轉首向衆兇手道：你們好大膽，竟敢將太子劫去謀害他的性命，我一定重辦你們，衆兇手道：大人請息怒，我們乃是奉的拉迦之命。亞龍剛聞聽此言，便求提督道：大人，若他們果是奉的我父之命，我就求大人饒赦他們吧！祇要他們日後不如此胡行，大人就開恩釋放了他們，不然我那年邁父親，還須聽法庭裁判，我實心中不忍，此時提督聽亞龍剛之言，心中暗想道：按我的職任，本當一秉大公，兇手既這樣謀害亞龍剛。揆諸法律，便應從嚴處罰，

但被獲的皆是從犯，在逃的正兇，又是拉迦的堂姪，若欲此案水落石出，便當將他們捕獲到案，未免致拉迦的面子，有些太過不去，且恐他們更與亞龍剛爲仇，以後再千方百計謀害他，反與他有損無而益，倒不如趁此時機，將人情送在亞龍剛身上，還可爲他有點益處。想罷，便喝衆兇手道，你們回去告訴拉迦。他此次本當受重罰，姑念太子苦求，恕他一次，現在太子亞龍剛受大英女王及余之保護，以後無論何人，再敢與他爲難，便惟拉迦是問，你們要記下了，衆兇手叩首謝恩，抱頭鼠竄而去。亞龍剛也二目含着淚，用溫語伸謝了提督，住了數日，亞龍剛傷已漸愈，就辭別提督，回至堂中，全城士民，聞太子已復了元，也都甚爲

歡喜，又過一些時候，拉迦忽然率領一些人，身穿素服，來至堂門，向神父要求與太子見面，方神父恐怕又生波折，便親見拉迦說亞龍剛不相見，拉迦依然苦求，神父心慈就命，若望出見。拉迦一見兒子面黃肌瘦，弱不勝衣，就哭道：我兒，你別怪我了，同我回家吧！若望聞言，面色越黃，站立一旁，猶如沒了主意一般。待了一刻，方正色說道：父親，我豈惟不怪你，且愛你視昔尤甚，但有一層，我如今已身屬天主，不能同你回家去了，望你速救自己靈魂，將來庶得在天國晤面，說完，便轉臉揮淚，這時門又落鎖。拉迦亦含悲而去。這位有毅力的太子，便在方神父這裏修道，未幾亦聖爲神父，每向方神父說道：我所有之犧牲，求天

主賞我父親回頭，以作酬報，余願足矣。方神父道：我亦願天主之俯聽我等也。

黑太子終

